

·陈原文存·

CHENYUAN WENCUN

# 隧道的尽头是光明 抑或 光明的尽头是隧道

陈原



商务印书馆

陈 原 文 存

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  
光明的尽头是隧道

陈 原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陈原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陈原文存)  
ISBN 7-100-03356-X

I. 隧… II. 陈…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590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  
光明的尽头是隧道  
陈 原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356-X/K·713

---

2002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32  
200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1/4

定价: 13.00 元

# 新 版 序

刚跨进九十年代,我便退出繁忙的社会活动,躲进我一生迷恋着的“书林”中去漫步沉思了。不料忽生急病,住了一个多月医院,然后在京郊休息了大半年。闲居无事,免不了思前想后,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由是写下《不是战争的战争》和其他三篇漫忆往事的文章,还了积欠《读书》的稿债,接着便到海外讲学去了。

在海外时恰逢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西方媒体无不挖苦地说,那个“阵营”制造了或引发了一场埋葬自己的“雪崩”。西方媒体传言,那里的人们欢呼:“隧道的尽头是光明!”——句子的结尾用的是感叹号。

一年之后,我从海外归来,西方媒体又传言那里的流行语却已经换成“光明的尽头是隧道?”句末的感叹号变成问话符号了。

这场“雪崩”，确实使我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外加一些困惑和一点忧伤。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力疾写了题为《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这篇政论非政论、回忆录非回忆录的文章。我喜欢它，我身边的人也喜欢它，虽则略嫌它带着几分伤感，甚至还有若干捉摸不定的情绪。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时，我故意署上一个解放前用过的笔名，我想藉此试探有没有同时代人怀着类似的心态。果然好几个熟人打电话来，探问作者是谁，同时也约略表示他们的心情也有相近之处。最使我激动的是，某夜，我接到旅居西欧的年轻女友打来长长的电话，她说她喜欢这文章，她说她猜测一定是我写的，她说她了解我，她断定文章表达的就是我的真实心境；她又说她周围的年青朋友也有如此的心情，这文章正好道出了他们那一群知识者的心声。

我，作为文章的作者，听到这样几句真诚的话，自然很高兴；但也不免惶惑：难道人们的心情真是这样的吗？真该是这样的吗？

我接着写下另外几篇忆旧文字。边写边想，于是又有了在《读书》杂志连载的《黄昏人语》三十一则。这是一九九四年的事。

这一年，我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心境变得很不平静，对往事已不再有那么浓厚的兴趣，这类文章也少写

了。只是为了抚平自己的心境,我着手把那几年发表的怀旧文字汇编成册,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给我出版的机会;而在那里工作的年青挚友林道群君,居然赞同我的奇想,出书时就用我所喜欢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作书名。这个古怪的其长无比的十八个字书名,就这样与读者见面了。书未能发行到内地,可是在香港和海外却引来不少评介文字。我感谢这些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评论家和读者,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怀和希望,他们的激励增加了我继续前行的不少勇气。

九十年代结束了,二十世纪也就成了历史。怀旧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了,但是已经发生过的往事,却不能从脑海中抹去。我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旧时代找到了历史的归宿,而新时代正展开翅膀腾飞。自然,一个美丽而崇高的理想,在一个场地停止了试验,而这个试验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风雨雷电,一旦中止,仿佛眼前一切都不见了,消失了,归于一片静寂了。正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世纪之初,“震撼世界的十日”开始的壮丽事业,到世纪将尽之时,却忽然烟消云散,上演了震撼世界的“雪崩”。我们这一代人,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憧憬着这所谓人类“未来的希望”,如今亲眼目睹这场雪崩,不能不心情

沉重。但是人——真正的人——是坚强的，顽强的，甚至是顽固的，特别是老人。因为他们看到过数不尽的沧桑，经历过个人力量阻挡不住的世变，确信理想在未来的世纪中必定会实现。他们深知历史老人从来不走直路。“西方不亮东方亮”。信念是不会消失的，理想是不会湮灭的。理想是种子，埋在地下，到了春天就会发芽。而诚实的人相信，春天会有的，春天一定会来的。

雪崩当年，海外有记者采访我，我说过，“幽灵”在欧洲徘徊，徘徊了不止一百年，这才落地生根，如今“幽灵”飞走了。可是“幽灵”难道不会在别的地方，换上新的装束出现吗？

就这样，雪崩给我们带来一阵惆怅，但是信念驱散了惆怅的浓雾，当惆怅的时代让位给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的时候，需要勇敢地面对历史，需要自己更需要后来人勇敢地揭开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让这部小书重新问世的缘由。

我这书不是回忆录。我不写回忆录，我不会写回忆录，因为我的一生平淡无奇，没有做过什么值得回味的大事，不值得写回忆录。我这一辈子只同书打交道，我记下的只是跟书以及由书及人有关的实事和断想。所以新版刊行时，我宁愿采用原来那十八个字的长长书名，而舍弃了原来的副标题《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这个诱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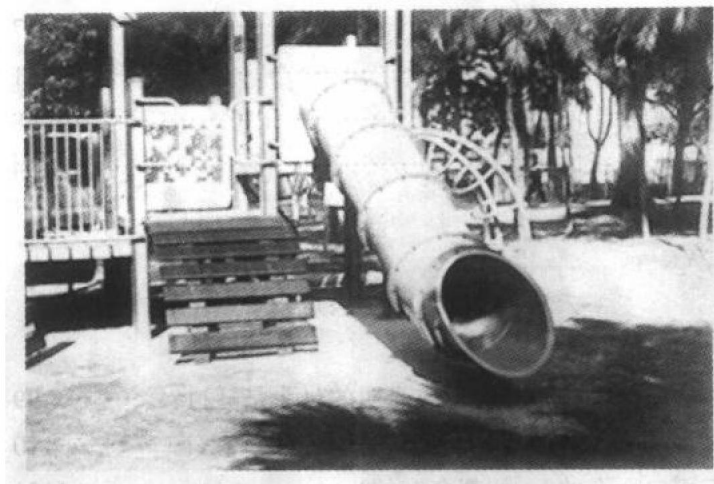
题目留给书中的一辑文章，即那六篇《不是什么的什么》的纪事作总名。

新版的内容与海外版完全一样，只不过改正了若干笔误和排误，又在校阅时把文章分成三辑，每辑分别加上《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隧道的尽头是……》和《黄昏人语》作总题。书中数目字的写法，也一仍其旧，即用方块字而不用阿拉伯字。请读者和书刊检查者不要责怪出版社，因为这并非编校不慎，而是作者认为在文字和符号表达方式上有权使用自己独特的规则，尤其是语言学者有冲破某种世俗习惯的学术自由。

陈原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





## 目 录

新版序 ..... i

### 1

### 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

不是战争的战争 ..... 3  
不是情书的情书 ..... 17

不是音乐的音乐 .....	37
不是地理的地理 .....	51
不是杂志的杂志 .....	68
不是报纸的报纸 .....	84

## 2

### 隧道的尽头是……

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 .....	99
在欢乐歌声的背后悄悄地…… .....	110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	131
莫向资产阶级捡破烂! .....	152
在名古屋遇见的诗人 .....	166
三十年代唐·吉诃德式的悲喜剧 .....	178

## 3

### 黄昏人语

1 十五年(记《读书》) .....	193
2 五十年(关于罗曼·罗兰) .....	195
3 一百二十年(基佐的《法国文明史》) .....	199
4 4+2(时代的悲剧?) .....	201
5 息辩!(关于陈寅恪) .....	203

6	简单化（关于邵荃麟及其他）	205
7	二十年（谭介甫的《曲赋新编》）	207
8	中毒（关于“老”“新”“三”）	209
9	小说与政治（一段轶事）	211
10	名家？哲人？（一套“选粹”）	214
11	理想世界（哲人的空想和社会模式）	216
12	《新年梦》（蔡元培的小说）	219
13	两种生产	222
14	哲人的梦	224
15	语言梦（记叶籁士）	226
16	秋来了（“复杂化”也不得）	229
17	《秋天里的春天》（记作者巴基和译者巴金）	232
18	文化断裂（商务印“刷”馆）	236
19	科学断层（由杨振宁博士的演讲想到的）	239
20	狗吃狗（秦大河的日记）	242
21	知己能吃么？	245
22	巴山夜雨	247
23	您可以走了	249
24	自作多情（关于列姆尼克的《列宁墓》）	251
25	“纪实文学”（再关于《列宁墓》）	253
26	谁失败了（关于詹明信的《世界新秩序》）	256
27	留下了鲜花	259
28	冬之旅（舒伯特的组歌）	262

29	一个人 (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 .....	266
30	米涅 (他的《法国革命史》) .....	268
31	可惜 .....	270

1

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



## 不是战争的战争

“不是战争的战争”——这是爱伦堡式的政论题目。确实如此，五十年前（一九四〇年），当巴黎人经历着这场“奇怪的”战争时，当这个“花之都”还未陷落时，当艾菲尔铁塔还没有受到纳粹蹂躏时，爱伦堡在巴黎。他用“不是战争的战争”这样富有讽刺性的题目，给《消息报》写了这篇政论式的报告文学。他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报告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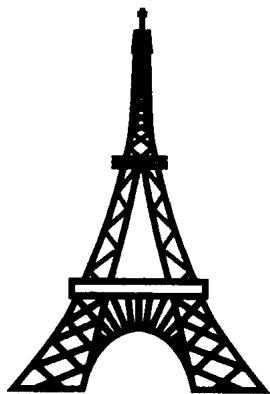
本来，在今年（一九四〇）春天，人们已开始谈到愚蠢的背叛了，但是，在这不久之前的冬天，法国人却得意地宣布道：“什么，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感觉到战争！”当巴黎有半个月光景买不到咖啡的时候，巴黎人就大为生气了：“全是那些波兰人惹来的。”无线

电广播员用全世界各种言语播送着巴黎餐馆的菜单。那菜单诚然诱人,但即使是最精美的炸雉鸡,也无法抗拒一只坦克的攻击。乐天主义的巴黎人,都不愿意想到这些:他们唱着希佛莱《巴黎将永远是巴黎》,十年前维也纳也有这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名叫《维也纳总是维也纳》……

一九三九年法国的宣战没有伴随着什么军事行动。巴黎等待着空袭、进攻或退却,但是前线却十分平静。短视的英法政客出卖了捷克,张伯伦和达拉第利用善良而粗心的百姓们的“和平”愿望,同希特勒签订了可耻的慕尼黑协定。当纳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践踏波兰时,战争已经爆发了。但这是“奇怪的”战争。战火竟然没有烧到西欧——政客期待把战火引向东方,引向那“万恶”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巢”。报纸上说,前线的士兵寂寞得要死。给他们送去了各种各样的玩意儿——玩具(!),侦探小说(!!),烈性饮料(!!!)以及写着法国某个地名的绸手绢。报纸评论员漫不经心地大言不惭:“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更强大”——于是这变成了口号,涂在巴黎街市的墙壁上,口号旁边则是家用电器和开胃酒的广告,无线电广播每天都在报道盟国把纳粹多少吨货物沉入海底,但是关于波兰的灭亡则只字不提。那时的法国微笑着说:“奇怪的战争”。那时的英国人也苦笑着说:“Phony war”——



那时译作“虚假的战争”，“不像真的战争”或者就是爱伦堡笔下的“不是战争的战争”。法国人很少去考虑击沉的船只，他们也不想看地图，更不愿考虑“东方”的布尔什维克，自然不去考虑未来的胜利——巴黎人，那时的巴黎人，五十年前的巴黎人心里只想着：活着就得像活着的样子。于是巴黎的公寓



窗玻璃上贴了一条条的薄纸条，有的女主人还剪了一些奇妙的图案——纸条和图案都为了使窗户玻璃受到炸弹冲击波时不至于四散伤人。几乎每天夜里都要举行防空演习，可怜的守门人不知根据上面谁的命令，给防空洞里的地上洒水。女人们个个穿着雅致的外套，涂着胭脂口红；携带着防毒面具的妓女在街角等候顾客。“巴黎永远是巴黎”，人们哼着小调。还在不久以前，“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突然间这个词从所有的演说中和报纸上消失了——法西斯主义却没有消失。谁都明白，法西斯正在准备新的进攻。大战爆发那一年（一九三九）的冬天，是欧洲最寒冷的冬天。接着苏芬战争爆发了。法国的政客们要求派远征军去援助芬兰。法国的将军们诚心诚意相信马奇诺防线。法国的部长们作出了使